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刘永华 日期： 2005.5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刘永华 导师签名： 刘玉峰 日期： _____

中文摘要

在唐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组织下，唐代国家藏书成就非凡。唐代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国家藏书建设，实行多种积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进行图书的征集、编著与整理，使国家藏书事业空前发展。唐代国家藏书的大发展，标志着唐代社会文化的大发展，是唐代精神文化建设的大成就。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学角度对唐代的国家藏书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盛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积极进行国家藏书的搜集、整理及编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部分从客观和主观等方面对造成唐代国家藏书毁损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代的国家藏书机构及其体制。具体研究了唐代的主要藏书机构，从建置、职官、职掌、藏书量等方面对主要的七大藏书机构分别作了简要探讨，并对藏书体制作了总体评述。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及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文章首先大致介绍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进而着重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发展对文化建设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国家藏书存在的弊端作了简要分析。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问题。概括性地总结国家藏书价值之高，尤其是其中的史籍藏书，为唐代统治者提供了许多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了鉴戒。从主要皇帝重视史籍藏书的认识上，说明了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水平的确很高。

关键词：唐代；国家藏书；藏书机构；藏书体制；文化建设；藏书价值；认识水平

ABSTRACT

Under the ruler's great attention and organizing conscientiousl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as outstandi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ruler paid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construction, implemented many kinds of positive policies, set up the collection that specialized agency and full-time staff carry on the books, write and putting in order, make the undertaking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develop unprecedentedly.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mark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i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spiritu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text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rgumentation to the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forefathers' research results. The full text divides into four chapters altogether:

Chapter one described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part explain mainly the ruler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in the Tang Dynasty, carried on the collection, arrange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and wrote the work actively, have made very big achievements; Second part from the respect to causing the reason that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ere damaged to do some analysis in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be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hapter two described the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mainly. Main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concrete research, make brief discussion from construction, officials, in charge of, collected books amount respect to main seven major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 and has commented overall to the system of the collected books.

Chapter three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gain and los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mainly. The article has roughly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at first, and then described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emphatically, the drawback existing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s made a brief analysis.

Chapter four described 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ruler in the Tang Dynasty mainly. Generality summarized value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high,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books among them, have offer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emperor's success or failure to the ruler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offered reference in order to manage the country. From the attitude, which the main emperor paid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book of collected books very much, it proved that the level of the rulers' understanding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as really high very much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 Tang Dynasty;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Collected books system;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Value of collected books; Level of understanding

导 言

二十世纪初叶,随着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外学术界开始将有唐一代的历史作为专门领域进行探讨和研究,迄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回顾近百年的学术历程,从整体上考察,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唐代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探研得比较多,成果也最为集中,相比之下,对唐代文化的探研则比较少。这种状况与唐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很不相称,因此必须加强对唐代文化的研究,深入探讨有关唐代文化的诸多课题。

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其藏书文化也蔚为大观,尤其是当时的国家藏书事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也是唐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对国家藏书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很高,使得国家藏书成为唐代藏书文化的突出亮点,因此探索和研究唐代的国家藏书是很有必要的,也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迄今对唐代藏书文化的研究,以图书馆学界和文献学界取得的成果较多。这些成果或专门研究藏书家,或研究藏书机构体制,或考证图书的版本、印刷和流传等,也有藏书史话一类的著述。如研究唐代藏书机构和体制的成果有:郑伟章先生的《唐代藏书机构考》¹、孙永如先生的《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²、单永华先生的《唐代中央藏书体制管窥》³;侧重研究唐代藏书情况与藏书家的成果有:刘汝霖先生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私家藏书》⁴、蔡晓初和谷茂兰先生的《唐代藏书述考》⁵、杨建华先生的《唐代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⁶、韩淑举先生的《隋唐佛寺藏书初探》⁷、曹之先生的《隋唐五代抄书考略》⁸和《唐代藏书家考略》⁹、蒋

¹ 《津图学刊》1984年1-2合期。

² 《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³ 《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⁴ 《图书馆》1962年第1期。

⁵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⁶ 《陕西图书馆》1987年第1期。

⁷ 《四川学报》1992年第3期。

⁸ 《贵图学刊》1989年第3期。

⁹ 《图书情报论坛》1993年第1期。

敦雄先生的《汉唐书厄述略》¹及刘玉峰先生的《说玄宗朝的图书整理与建设》²；侧重研究图书馆史和目录学的成果有：王派先生的《唐代图书馆》³、战英先生的《唐前期典籍整理与目录学成就》⁴、李万健先生的《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⁵；其他成果还有于青来先生的《唐代的修史和史料工作片断》⁶、黄兆邨先生的《唐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初探》⁷、于桂林先生的《浅探唐代藏书繁荣发展的几点行政因素》⁸、冷一江先生的《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⁹和刘文英先生的《浅议唐代藏书事业》¹⁰，等等。这些研究涉及到的关于唐代藏书的具体内容比较丰富，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大多侧重一些具体问题和某一具体时期，还缺乏贯通性，尚无对有唐一代官、私藏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专门研究唐代国家藏书的论著也不多见，特别是历史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较少。近年出版的李斌城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化》¹¹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洋洋 150 余万言，是迄今研究唐代文化最为系统和整合的专著，但遗憾的是，该书也没有将包括国家藏书在内的唐代藏书文化列为专题进行研究，只是在有关章节有所涉及。有鉴于此，本论文拟从历史学角度，在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唐代国家藏书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赐正。

¹ 《求索》1986 年第 1 期。

² 郑学檬等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³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 年第 5 期。

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年第 3 期。

⁵ 《文献》1995 年第 1 期。

⁶ 《历史档案》1982 年第 2 期。

⁷ 《福建图书馆学刊》1989 年第 1 期。

⁸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 年第 2 期。

⁹ 《图书与情报》2003 年 2 期。

¹⁰ 《四川文物》2002 年第 3 期。

¹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一章 唐代国家藏书的盛衰

唐代国家藏书呈现出繁荣景象，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首先，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推动着文化的不断提高，也使得藏书文化得到了滋长的土壤，这是国家藏书繁荣最为重要的原因。其次，唐代科举制度的有效推行，使社会各阶层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太学、国子学以及地方州县学等官学纷纷设立。教育的大发展，必然要求有足够的图书以满足需要。最后，唐代统治者深信图书的蒐存，有助于治国安邦，因而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不仅出台实行了征集图书、保护图书的政策措施，而且设置专门的政府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图书的搜集、整理和编著等，为国家藏书的繁荣提供了切实保障。

一、国家藏书的搜集、整理与编著

（一）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唐朝立国伊始，他便注意偃武修文，开始重视国家图书庋藏。武德四年（621年）二月，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王世充，期间派大将宇文士及回京师长安奏请进围东都洛阳之事，高祖李渊对宇文士及说：“归语尔王（秦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¹明确指示保护并接收隋朝在洛阳的国家藏书。王世充投降后，贮藏在东都修文殿、观文殿等处的藏书全部为唐所有，并迅速组织西运长安，可惜途中遭遇船翻之灾，所运图书损失惨重。《隋书》卷32《经籍志·序》载其事云：“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不过，唐初较为成功地接管了隋西京长安嘉则殿等处的藏书。《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载：“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

唐初统治者不仅重视接收隋朝藏书，而且重视图书的购置。武德五年（622

¹ 《资治通鉴》卷188 武德四年二月条，第5902页。

年), 鉴于“丧乱之余, 经籍亡逸”的情况, 秘书监令狐德棻, “奏请购募遗书, 重加钱帛, 增置楷书, 令缮写。数年间, 群书略备”¹。看来, 令狐德棻的建议被采纳, 并取得了初步成绩, 国家藏书初具规模。

唐初统治者为求得长治久安, 对前代治乱得失的历史经验十分重视, 把撰述前代史的工作也迅速地提上了日程。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 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提出了撰述前代六史的建议, 说: “近代无正史, 梁、陈、齐文籍犹可据, 至周、隋事多脱捐。今耳目尚相及, 史有所凭, 一易世, 事皆汨暗, 无所掇拾。陛下受禅于隋, 隋承周, 二祖功业多在周, 今不论次, 各为一王史, 则先烈世庸不光明, 后无传焉。”²并强调“如文史不存, 何以贻鉴今古? 如臣愚见, 并请修之。”³唐高祖李渊也深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 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 于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颁布《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指令由宰相萧瑀监修, 正式开始了前六代史的撰修工作。由于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这次修史工作没有来得及在高祖在位期间取得最终成果。

唐太宗即位后, 对国家藏书更为重视, 不仅派专人到全国各地购募图书, 进行大规模的图书征集, 而且十分重视国家藏书的校正与典藏。《唐会要》卷35《经籍》载: “贞观二年(628年), 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 典章纷杂, 奏引学者, 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 秘府粲然毕备。”取得了更大成绩。史载参加这次校定工作的先后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李怀俨、崔行功等人, 其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是核心人物。校定工作前期的重点是对图书进行整理和缮写, 后期重点则是进行文字校勘, 多考订儒家经典。当时, 宫廷藏书也较丰富, “太宗于后苑作别馆, 贮儒、释、道书数千万卷”。⁴太宗又以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善于书写者为楷书手, 专门缮写图书, 以藏于内库, 并派宫人掌管。⁵还“别置雠校二十人, 书手一百人”,⁶并要求只有经过认真缮写严格校对而完善的图书, 再经监修宰相署名跋尾之后, 方可进贮内库。

在大规模收集、校正图书的同时, 唐太宗也十分注重图书编修, 尤其注重经

¹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第2597页。参《唐会要》卷35《经籍》, 第751页。

² 《新唐书》卷102《令狐德棻传》, 第3983页。

³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第2597页。

⁴ 《玉海》卷165《唐别馆》, 第3039页。

⁵ 《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 第1422页。

⁶ 《旧唐书》卷190《崔行功传》, 第4996页。

书和史书的编修。由于长期以来政治分裂，南北割据，致使儒家经书写本杂出，文字讹谬情况严重，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亟须确定一个标准本。史载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太宗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¹确定了文字标准本——《五经定本》，使儒学文字混乱的局面归于统一。太宗还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编撰《五经》注疏。孔颖达等折中当时南北各派经学，《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为主，《诗》取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注，《左传》取西晋杜预注，《书》用孔安国伪传，《礼记》用郑玄注，修成《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在含义上对《五经》作为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两书作为政府认可的官书立即颁行于世，科举中的明经科考试即统一采用此书。两书还作为学校教材大量使用，逐渐平息了长期以来的经学各派之争。

太宗还继续高祖未竟的修史事业，《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云：“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前史]，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之后，历经数年努力，终于获得成功，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房玄龄、魏征等将修成的前朝五代史进献唐太宗。

唐太宗极为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欲览前王得失，多次要求编修史书。贞观五年（631年）九月，秘书监魏征修成《群书政要》奏上，并作序曰：“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²太宗阅看此书，非常高兴，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矣，不亦大哉！”³对魏征等人大加封赏。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魏王泰组织修成《括地志》五十卷。同年十月，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等修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进呈太宗，太宗大喜，藏于秘府，并赐赏功臣。⁴此外，太宗朝

¹ 《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第2594页。

² 《全唐文》卷141魏征《群书政要序》，第1431页。

³ 《大唐新语》卷9《著述第十九》，第133页。

⁴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5页。

还先后修成了《国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等史书，成为一时盛事。《五代史志》虽完成于高宗时期，但其开修也在太宗贞观年间。¹

唐高宗和武则天继承了重视国家藏书的传统，积极组织图书的征集和编修。永徽三年（652年）三月，符玺郎颜扬庭进献其父[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诏令藏于秘阁。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修《国史》成，凡八十一卷，奏上，高宗诏藏其书于内府。显庆三年（658年）五月，高宗命许敬宗监修《西域图志》，“书成，学者称其博焉”。龙朔三年（664年）三月，皇太子李弘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高宗命藏于书府。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皇太子李贤上所注《后汉书》，诏付秘书省收藏。调露二年（680年）二月，高宗诏故符玺郎李延寿撰《政典》一部，缮写两本，一本付秘书省，一本赐皇太子。²高宗朝，武后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³武后还以大臣王方庆家多藏书籍，尝访求王羲之（右军）遗迹。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寿、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⁴

与此同时，高宗也十分重视图书的整理、校定工作，继续进行自贞观时期开始的校书任务。显庆年间（656年—661年），高宗“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择散官随番讎校”，⁵取得了一些成绩。乾封元年（666年）十月，针对“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⁶的情况，高宗命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人充使检校，校毕再缮写。在这次校书中，李怀俨“受制检校

¹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89页。

²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6页。

³ 《旧唐书》卷6《则天后本纪》，第133页。

⁴ 《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第2899页。

⁵ 《旧唐书》卷190《崔行功传》，第4996页。

⁶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

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污，左授郢州刺史”¹，说明高宗对校写图书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从武周至玄宗即位前，国家藏书的征集、校定工作规模不大，但也没有完全停止。如文明元年（684年）十月，睿宗敕令：“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²是为防止藏书流散而采取的措施。又如景龙三年（709年）六月，中宗“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³并依经、史、子、集为序，分库储藏图书。

（二）唐中期

玄宗朝是唐代国家藏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唐玄宗“钦惟载籍，讨论坟典”⁴，新辟“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作为校正图籍之所，专设校书郎在院内整理校定图书。经过贞观以来的长期努力，到开元时藏书大盛。唐人张彦远说：“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藏书，谓之大备。”⁵

唐玄宗于“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⁶，深知图书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由于年深日久，藏在内府和秘阁的藏书渐致遗逸，并出现残缺混杂的情况，重新对国家藏书加以整理成为不容拖延的一件大事。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谈及内库及秘府的藏书问题，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⁷并颁发《赐褚无量马怀素诏》，以示对整理藏书工作的郑重。诏文曰：

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⁸

¹ 《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第2332页。

²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

³ 《新唐书》卷4《中宗纪》第111页记载“诏括天下图籍”，《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记载为景云三年，因唐睿宗景云时期仅有二年，推断可能有误，又据《册府元龟》卷50《崇儒二》第558页记载为景龙三年，遂更正为中宗景龙三年。

⁴ 《全唐文》卷32玄宗《以今文缮写尚书诏》，第355页。

⁵ 《全唐文》卷790张彦远《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第8278页。

⁶ 《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第175页。

⁷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2页。

⁸ 《全唐文》卷28《赐褚无量马怀素诏》，第315页。

明确地阐明了整理藏书建设的政治目的。在唐玄宗的积极推动下，国家藏书整理工程于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正式展开。此次校书规模巨大，秘书省率先开始工作。

针对“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的状况，马怀素上疏曰：

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澠。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¹

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其为秘书监，总领此次编目工程。玄宗又命“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綽、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贞、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令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愜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煨、荥阳主簿王湾及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人分部撰次”²。此外，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以及卫尉少卿吴兢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³这样，以马怀素为首的编修班子在秘书省开始了搜访遗书、刊正经史和分部撰录图书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与此同时，褚无量也在乾元殿展开了内库藏书的校写工作。为保证校写工作的顺利进行，玄宗“亲经御简”，“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⁴此外，玄宗还要求秘书省、司经局、弘文、崇文二馆更相检校，补充缺文。⁵参与此次校写工作的人员主要有闻喜尉卢僎、江阳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等人，“卫尉设次，光禄给食”。⁶《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贤注记》载：

[开元]五年于东京乾元殿写四部书，[褚]无量充使检校，六年三月五日，

¹ 《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第3164页。参《全唐文》卷296马怀素《请编录典籍疏》，第2994页。

² 《新唐书》卷199《马怀素传》，第5681页。

³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第3183页。

⁴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⁵ 《新唐书》卷200《褚无量传》，第5689页。

⁶ 《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第3167页。

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

可见开元六年（718年）三月以后，乾元院校书正式开始。乾元殿初期工作是将内库书按照经、史、子、集四类分库上架排比、清理校刊，约一年后初步完成。开元六年（718年）八月十四日，玄宗“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及诸司官等，借写及整比”，“向其他的藏书机构及国家官员“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以补充内库藏书。工作规模的扩展，需要人力上的配合，于是，“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收入院”。同年十二月，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褚]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⁴。开元七年（719年）九月，开始编目，玄宗详细制定了编目要求及细则。他说：

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措，或须批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次修补，朕当披览，无使缺遗。⁵

从此，丽正殿直学士们奉敕对内库藏书进行了编目整理，取得了初步成果。

马怀素、褚无量去世后，元行冲奉诏代替他们主持秘书省和丽正殿的编目、校写工作，两处工程合而为一。《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载其事云：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

开元八年（720年）十月，玄宗敕：

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纡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⁶

¹ 《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贤注记》，第989页。

² 《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第3167页。

³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⁴ 《新唐书》卷200《褚无量传》，第5689页。

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2页。参《全唐文》卷28玄宗《集书目诏》，第317页。

⁶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元行冲全面负责后，奉敕考黜修书学士中不合格者，把合格的秘书省原修书学士陆绍伯、马利贞、刘彦直、殷践猷、侯行果、李子钊、王直、毋巽、韦述、王湾、赵玄默、余钦、郑良金十三人转到丽正院，又新选“朝邑县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林、福昌令张悱、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¹。《玉海》卷 52《艺文·书目》引《集贤注记》载：“[开元]八年春，[元]行冲知丽正院，取秘书学士入丽正校勘，通前二十人。”在人员力量集中后，元行冲采取“通撰古今书目”的方法，根据丽正院藏书量著录书目。令毋巽、韦述、余钦“总辑部分”，负责总体工作；殷践猷、王愜负责经部编目；韦述、余钦负责史部编目；毋巽、刘彦直负责子部编目；王湾、刘仲丘负责集部编目。经广大学者集体努力，开元九年（721 年）冬十一月，丽正殿藏书的编目工程完成，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于内府。该书著录图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²这次整理之后，又有不少新书征集入藏。二十余年后，毋巽对其中的错误混杂之处，再次进行校正，并增加新书六千多卷，完成《古今书录》四十卷，到此时为止，国家藏书达到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二卷。³

开元十年（722 年）九月，元行冲“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⁴，张说奉敕代元行冲继掌丽正殿修书事，徐坚为副，辅佐张说工作。从开元五年（717 年）十二月至开元九年（721 年）十一月，主要是进行编修《群书目录》这部巨制，在校写、著述方面进展不大。张说上任后，组织学士们着力于校写和著述图书，努力扩充藏书数量。《玉海》卷 52《艺文·书目》引《徐坚碑》载：“时秘阁群籍讹谬，敕召学士详定，公为之刊辑，卷盈二万。”仅徐坚校书就达二万卷，故可推测大规模校书仍在进行。开元十年（722 年），起居舍人陆坚受诏撰修《六典》，玄宗手书白麻纸上，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但经年未能定。张说知院后，又命毋巽、余钦、韦述修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至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李林甫上其书，即今本《唐六典》。⁵开元十三年（725 年），玄宗诏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规定：

¹ 《新唐书》卷 199《马怀素传》，第 5682 页。

² 《唐会要》卷 36《修撰》，第 767 页。

³ 《旧唐书》卷 46《经籍志序》，第 1962 页。《全唐文》卷 373 毋巽《撰集四部经籍序略》第 3791 页，记载数字为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与《旧唐书》稍有出入，待考。

⁴ 《旧唐书》卷 102《元行冲传》，第 3178 页。

⁵ 王仲华：《隋唐五代史》（下），第 94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东曦、监察御史咸廑业、左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去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玄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真、右补阙冯鹭，并侍讲学士。¹

要求学士们积极编纂各种图书，以在校写、著述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张说之后，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继以宰相知集贤院事。《旧唐书》卷 97《陈希烈传》载：“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希烈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历代名画记》也载：张悝、徐浩、史维则等人“充使博访图书”，“悬以爵赏，所获不少”，可见集贤院的搜集、校写工作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

开元十九年（731 年）冬，车驾发京师。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²，其中，梁、陈、齐、周、隋代古书及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旧本，再加上新写之书，都分别部类，装饰华里。³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官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此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⁴“盖言内库藏书之盛。”

天宝三载（744 年）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⁵，迅增五万余卷。天宝十一载（752 年）十月，玄宗降敕“秘书省检覆四库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到天宝十四载（755 年），“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

¹ 《唐会要》卷 64《集贤院》，第 1322 页。

² 《唐会要》卷 35《经籍》，第 752 页。参《唐会要》卷 64《集贤院》记载集贤院藏书总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卷，稍有出入，待考。

³ 《玉海》卷 52《艺文》引《唐集贤院典籍》，第 989 页。

⁴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 1《匡赞第一》，第 11—12 页。

⁵ 《唐会要》卷 35《经籍》，第 752 页。

四十三卷”。¹

玄宗时期整理撰修好的四库书装帧十分精美。《唐六典》卷9《中书省·集贤院》曰：“四库之书，两京各两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用不同颜色的轴、带、签以别四库书的做法，为清修《四部全书》沿袭发展，清人以绿、红、兰、浅兰四色封皮以别经、史、子、集部四库。²

（三）唐后期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沦陷，“乾元旧籍，亡散殆尽”³；玄宗时期建立起来的以集贤院藏书为主的国家藏书完全被毁。

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曾竭力重建国家藏书。《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繇，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赏绢十匹。”⁴然而数月仅得一两卷。后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以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七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舍人侍郎平章事元载建议：“集贤院图书，自经寇乱，坠失颇多。请开赎书之令，得一卷赏一钱。”⁵这样国家藏书稍有鸠集。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上言：“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令所司陈设，及供食物，宰臣录其课效。”德宗采纳并付诸实施。但由于秘书省本设校理官，又别求儒者详定，“费于供应，烦于官僚”，⁶因此中途被迫停

¹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3页。参《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记“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稍有出入，待考。

²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12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³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1962页。

⁴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92页。参《全唐文》卷365于休烈《请搜访国史奏》，第3716页，稍有出入。

⁵ 《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第562页。

⁶ 《唐会要》卷65《修国史》，第1329页。

止。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刘太真又上疏德宗，要求诸道“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并“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¹以备缮写图书之用。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积极组织校写藏书。期间，参与校书和编目的著名学者有蒋乂和陈京两人。蒋乂及其儿子“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²陈京长期在集贤院校书。柳宗元《唐故秘书监陈公行状》云：“[陈]京为秘书少监，自考功以来，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术遗书，凡增删者，乃作艺文新志，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³做了不少艰苦的恢复工作。

文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国家藏书的建设。大和四年（830年），左散骑常侍兼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侍读禁中，以经籍道丧，从容建议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⁴文宗采纳他的建议，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⁵四库书整理完后，分别藏于十二库，派专人管理。大和五年（831年），文宗“权抽秘书省及春坊、弘文馆、崇文馆见任校正，作番次就[集贤]院同校”。⁶到开成元年（836年），国家藏书聚集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同年九月，文宗又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要求“配诸道缮写”。⁷国家藏书有了一定的恢复，又初具规模了。但由于这时政治日趋衰落，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再也无法重现唐前期藏书事业的繁荣景象了。

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求书活动寂寞无闻，仅是组织撰写实录。

《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载：

会昌元年四月辛丑，敕：“《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进。”

[会昌三年]十月，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宪宗实录》四十卷，颁赐有差。

宣宗在位期间，每年写三、四百卷，天长日久，卷帙也积累了不少。如大中

¹ 《唐会要》卷65《秘书省》，第1329页。

² 《旧唐书》卷149《蒋乂传》，第4026页。

³ 《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第992页。

⁴ 《旧唐书》卷173《郑覃传》，第4490页。

⁵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1962页。

⁶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4页。

⁷ 《唐会要》卷65《秘书省》，第1330页。

五年（851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¹。又如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尚书左仆射、弘文馆学士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八年（854年）三月，宰相监修国史魏蕃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然而，自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爆发后，战乱不断，长安屡经兵灾，国家藏书又尽成灰烬。宋人程俱对此大为叹息，曰：“古今文字，皆在禁中。两汉或徙金马门外，历代不常其处。唐季乱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²

昭宗（889年—904年）即位后，又积极着手国家藏书的征集。《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载其事曰：

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两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纲，秘府校讎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

此外，昭宗还采纳左拾遗、起居郎罗衮的建议，高价购买图书。罗衮上疏曰：“古事之效，布在群籍，兹历代所以盛藏书之府，不可一日而阙也。臣伏念秘阁四部，三馆图书，乱离以来，散失都尽，一为坠阙。二十余年，陛下追纵往圣，劳神故实，岁下明诏，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访，或购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编一简，未闻奏御。加以时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别降圣誓，无因可致。臣今伏请陛下出内库财，于都下置官买书，不限经史之集，列圣实录，古今传记，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则价有差等，至于零落杂小，每卷不过百钱，率不废千缗，可获万卷。倘若稍优其直，则近趋利之人，必当舍难得之货。载天下之书，聚于京师矣。不惟充足书林，以备宣索。今三朝实录未修，无所依约，便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务也。”³昭宗从之，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往诸道求购，然虽竭力搜辑，终未能恢复旧观。

¹ 《旧唐书》卷18《宣宗本纪》，第630页。

² （宋）程俱《麟台故事校证》卷1，第19页。

³ 《全唐文》卷828罗衮《请置官买书疏》，第8724页。

二、国家藏书的毁损与破坏

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重视图书的搜集、整理及编著，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当时的国家藏书在建立之初和成绩取得之后，也几遭艰厄和毁损破坏。概括分析造成国家藏书毁损破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客观和主观两种主要情况。

客观原因分为意外所致与兵燹毁损两种。《隋书》卷32《经籍志》载：“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¹《旧唐书》卷47《经籍志》也载：“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可以说这是意外之劫。

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对兵燹毁损图籍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说：“大抵新朝之兴，必承兵燹以后。其时为粉饰升平计，乃广开献书之路，盛置中秘之藏。然一至王朝颠覆，乱者四起，兵戈水火之余，中秘所藏，民间所度，必又大受损害。”²可以说，兵连祸接使国家藏书陷于危难倾毁境地。

唐代国家藏书共经过了四次兵祸毁损。

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率兵进围长安城，长安城成为囊中之物，命李建成、李世民“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然而，当时诸军“云梯竞耸，楼幢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李渊“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³依当时的情况而言，“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是十分困难的。从《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所载“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来看，当时唐军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和接管隋代的藏书，隋代在长安城的藏书因为这次战争损失的十分严重，由唐代接收下来的藏书较少，可以说因为这次战乱实际上也造成了唐代国家藏书的重大损失。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国家藏书又遭兵乱。《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称：“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⁴《新唐书》

¹ 《隋书》卷32《经籍志》，第908页。参《资治通鉴》记载为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经考证，应以武德四年为准。

²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2，第157页。

³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第37页。

⁴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1962页。

卷 57《艺文志·序》也称：“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唐人柳宗元也说：“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覃、马怀素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缺文。而贼逼兴，兵火交焚。两都灰烬无存，惜哉！”¹ 损失之惨，令人心酸。这是唐代国家藏书所遭受的第二次兵祸毁损，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

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唐代国家藏书再遭毁损。《旧唐书》卷 46《经籍志·序》载曰：“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后来，尽管有关部门积极购募了图书两万多卷，但由于时局动荡，京师屡遭兵祸，最后剩下一万八千卷，收贮在京城制置使孙惟晟的军中，而“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² 图书的毁损可想而知。这是唐代国家藏书遭受的第三次兵祸损失。

昭宗时，被朱温挟持东迁洛阳，内库图书，“又丧其半”。这是唐代国家藏书遭受的第四次兵祸毁损。

由于主观原因而造成国家藏书损失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例。

一是李义府对《氏族志》的篡改和焚毁。《旧唐书》卷 82《李义府传》载：“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谄谏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³

二是武则天“既废中宗，又立睿宗，实亦囚之”。当时“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李敬业乘机叛乱，“及败后，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骑遁江都，悉焚其图籍。”⁴

三是唐代宗大历二年下诏焚天文、讖纬等书。诏书云：

天文著象，职在于畴人；讖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虽裨灶明微，子产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验，景略犹置于典刑。况动皆讹谬，率是矫诬者乎！故圣人以经籍之义，资理化之本，侧言曲学，实紊大

¹ 原载《龙成录》卷上，开元藏书七万卷条，今转载自陈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安史之乱条，第 185 页。

² 《旧唐书》卷 46《经籍志·序》，第 1962 页。

³ 《旧唐书》卷 82《李义府传》，第 2769 页。

⁴ 《新唐书》卷 93《李敬业传》，第 3823 页。

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伦而攸叙。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谭，作伪多端，顺非僥泽。莒莒州县，诬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本处分明榜示，严加捉搦。先藏蓄此等书者，敕到十日内送官，本处长吏集众焚毁。限外隐藏为人所告者，先决一百，留禁奏闻。¹

不仅如此，代宗还定有奖赏法，即“所告人有官即与超资注拟，无官者给赏钱五百贯。两京委御史台处分”。²这样的救命，不但烧毁了许多谏纬类的文书，连天文类的书都烧毁，告发者赏，被告者受杖决，势必造成乱烧毁的情形，免不了有玉石俱焚者。这比隋炀帝“搜之天下书籍与谏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³，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批评这种做法，指出“焚书——独夫之淫威也”。可以想见，这次焚书对国家藏书造成的破坏也是严重的。

四是武宗会昌毁佛，佛教的经典也有不少散失。武宗本就倾向道士，再加上当时军费支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蝗灾，而寺院经济的过渡发展，剥夺了天下大半财富，为筹措资金武宗掀起一场灭佛运动。这次灭佛后，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损失了不少，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去转抄过来；只有禅宗，它是不讲究译经和从事著述的，因此没有受到多大破坏。⁴

除了客观和主观的主要原因外，由于管理不严和腐败也造成了国家藏书的损失，《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载：

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惠文太子）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⁵

这是一个典型的秘府藏书造散失的事例。权臣张易之以假换真，窃取善本，以后又辗转流传在权贵之家，终致焚毁。玄宗“思革前弊”，命宰相陈希烈兼秘书监，“令省图书”，可见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后来，代宗也重视这个问题。大历十四年（780年）九月二十七日，代宗敕曰：“秘书省书阁内书，自今后不得辄供诸局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递相搜出，仍旧封闭”。⁶从采取的措施看，代宗时期也出现了国家藏书流失的情况。

¹ 《旧唐书》卷11《代宗纪》，第286页。

² 《旧唐书》卷11《代宗纪》，第286页。

³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41页。

⁴ 王仲华：《隋唐五代史》，第10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⁵ 《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第3601页。

⁶ 《唐会要》卷65《秘书省》，第1329页。

第二章 唐代国家藏书的机构和体制

中国古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包含着国家藏书机构的设立与发展，也可以说，国家藏书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是国家藏书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8年）设立的秘书监，是我国封建王朝设立的第一个主管国家藏书的专门机构。¹后来，历朝历代的国家藏书机构不断增设与完善。到唐朝时，国家藏书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王朝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创新，设立了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和集贤院等藏书机构，各机构之间还形成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和体制关系，有的机构被后世封建王朝一直承袭，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将唐朝主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分述如下：

（一）秘书省

秘书省，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典掌国家图书秘籍的政府行政机构，初名秘书监，梁武帝时更名为秘书省。唐初设立六省，秘书省位列其一，但行政隶属中书省。到高宗、武周时期，机构名称和官职名称屡次更改。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秘书省为兰台，秘书监为兰台太史，秘书少监为兰台侍郎。武周天授元年（690年）改秘书省为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秘书少监为麟台侍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恢复秘书省、秘书监和秘书少监名称。²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秘书省。秘书省是唐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具体主管部门。据《唐六典》卷10《秘书省》统计，秘书省所藏四部书籍达二千零二十三部，三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卷。由于秘书省藏书有正、副、贮三本，故其总量可达九万余卷。³

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凡国家图籍的征集、收藏、修撰、校刊、著录等，都在其职掌之内。秘书省设秘书监一人，从三品，秘书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秘书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少监为之贰，丞掌判省事”⁴。秘书丞下设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⁵每郎分别掌管一库；设校书郎八人⁶，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刊正文”⁷。

¹ 郑伟章：《唐代藏书机构考》，载《津图学刊》1984年第1期。

²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4页，记载天授时秘书监、秘书少监改称麟台监和麟台少监，中宗神龙时复旧；《新唐书》卷48《百官三》，第1214页，记载武后垂拱元年改称，睿宗太极时恢复原名；《唐六典》卷10《秘书省》记载同《旧唐书·职官志》，待考。

³ 《唐六典》卷10《秘书省》，第185页。

⁴ 《新唐书》卷47《秘书省》，第1214页。

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

⁶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参《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秘书省》第1215页记载校书郎为十人，《唐六典》卷10《秘书省》第194页记载校书郎为八人，两书稍有出入，待考。

此人数为一般常设数，在大规模校写图书时，可以随时增员。史载太宗朝，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负责搜书、校书和写书时，就曾“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¹，以备校写所需。高宗显庆年间（656年—661年），置详正学士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辩其纰缪，以工四库之图史焉”。²详正学士职掌与校书郎相近，不过侧重正定文字讹谬，故也称之为“正字”。典书八人，负责四库书的典藏以及图书出纳，每库设两人。楷书手是适应抄书而设置的，负责缮写图书，人员按是否进行大规模校写书籍而定，有时十人，有时多达八十人甚至一百人。为适应校写藏书，秘书省还设置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专门从事造纸、装帧和造笔工作。³此外还设有主事一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

秘书省下辖两个机构：一是著作局。隋朝称为著作曹，唐初改曹为局，掌编撰史籍、撰写文章。著作局设著作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分判局内日常事务。还设校书郎二人，正九品上；正字二人，正九品下；书令史一人；书史二人；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⁴从事具体工作。为便于直接控制史书修撰，唐太宗时于禁中别置一史馆编修五代史书，这样著作局的修撰史书之任遂转移到史馆，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⁵之任了。二是太史局。太史局是专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太史局原称太史令，隶属于太常寺，隋时改隶秘书省，独立为太史曹，炀帝时改称太史监。唐初才正式称为太史局，仍设于秘书省下。之后名称屡次更改。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时称秘阁局；则天久视元年（700年）称浑仪监；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时改为太史监，不久又复为太史局；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时正式改为司天台。⁶太史局设太史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⁷；丞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二人，正七品上；主事一人，正八品下。⁸太史局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机构，与图籍特别是历朝实录的修撰与使用有密切关系。

唐太宗非常重视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十分看重秘书监的人选，先后担任秘书监的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贞观十五年（641

¹ 《旧唐书》卷190《崔行功传》，第4996页。

² 《唐六典》卷10《秘书省》，第199页。

³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

⁴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5页。

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

⁶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

⁷ 太史监，原为太史局令，从五品下，乾元元年改为监，升为从三品，同殿中秘书品秩；太史少监，原为太史丞，从七品下，乾元升为少监，与诸司少监卿同品秩。《新唐书》卷4《百官二》第1215页，记载太史监为正三品，少监为正四品上；《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记载太史监为从三品，少监品秩没有记载。根据“监同殿中秘书品秩，少监与诸司少监卿同品”，故推断太史监为从三品，太史少监为从四品上，待考。

⁸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5页。

年),唐太宗在任命颜师古担任秘书监的诏令中说,“秘书望华,史官任重,选众而举,历代攸难”,因颜师古“学资流略,词兼典丽,职司图书,亟经岁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¹,才有资格担任秘书监。可见秘书省的官员在唐初是华望之选,只有孚有众望的大儒或名臣才有资格被选任。自武则天以后,任秘书监、少监的人选渐趋于杂,张易之、张昌宗、武承嗣等嬖臣都担任过此职。中宗朝,方士郑普思亦特蒙优宠,被授予秘书监之职,桓彦范强烈反对说:“普思等是方伎庸流,岂足以比综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惟陛下少加慎择。”²可见时人对秘书监职任的尊重。

秘书省的官员中,秘书郎从六品上,官位不算很高,却是清望之官。校书郎正九品上,是唐朝九品官制中最末一级的文职小官,却是仕途美职。唐代科举取士,考中者一般授予县主簿、县尉等,少数人才有幸进入秘书省等清望之地。因为秘书省是皇帝身边的文馆,很容易受到选拔和升迁;而且他们从事的是正定经史的学术工作,有机会饱读秘书省和其他馆阁所藏的图籍,学业上可大获长进,因此有些人宁愿较长时间地担任秘书郎、校书郎,留在秘书省读书,也不愿升迁他官。如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作诗曰:“幸逢太郎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³表达心满意足的心情。唐代中后期,越来越重视文官,宰相、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多冠以馆阁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之称号,而这些人有不少就是从校书郎做起的。如张说、杜牧、张九龄、刘从一、李纾、权德舆、李翱、柳公绰、柳公权、元稹、白居易、段文昌、郑畋、李商隐,都是先担任校书郎,然后才一步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官的。

(二) 弘文馆

唐朝仿效前朝设立文馆,网罗文士,以备顾问,初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馆阁制度。唐代所设立文馆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史馆、集贤院、翰林院、广文馆等馆,其中,弘文馆是较早设立和影响较大的一个。

弘文馆,始置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月,隶门下省,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都有它的机构。弘文馆名称屡次变更,原名修文馆,武德九年(626年)正式改为弘文馆,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避孝敬皇帝讳,改称昭文馆,神龙二年(706年),又改为修文馆,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复为昭文馆,到玄宗开元

¹ 《全唐文》卷4太宗《授颜师古秘书监制》,第51页。

² 《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第2930页。

³ 郑伟章:《唐代藏书机构考》,第128页,《津图学刊》1984年1-2合期。

七年（719年），依旧为弘文馆。

弘文馆作为一个负责国家藏书的机构，与秘书省有很大的区别。秘书省是主管国家藏书行政事务的领导机关，弘文馆则是集顾问机关、学校、图书馆职能于一身的机构。《唐会要》卷64《弘文馆》载：“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唐人李肇《翰林志》也载：“贞观初，置弘文馆学士，听朝之隙，引入大内殿，讲论文义，商校时政，或夜分而罢。”

弘文馆学士一般都有原来的官职，一旦加以学士之称，就可出入禁中，宿直内殿。这实际上是把一些才学之士置于顾问的地位。弘文馆是皇帝的文馆，除了网罗文学之士以备皇帝顾问外，还是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专门招收皇族、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子弟，从事教学，名额三十员。¹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已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²高宗仪凤中（676年—679年），又“以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之”。³穆宗长庆三年（820年）二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楼”。⁴这些都说明，弘文馆确实是唐王朝的一个重要藏书机构，且藏书数量很大。馆中藏书除供皇帝随时披阅外，还供学士、直学士及生徒使用，近似于现在的图书馆。

弘文馆的职官系统及其职掌是这样的：有学士、直学士若干人，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正式设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以宰相兼领大学士，检校馆务，号为“馆主”。⁵史载最初担任馆主的是褚遂良，其后是刘祎之、范履冰等人。由于武后时“馆中学士，多以罪被贬黜”，致使馆中无学士主持馆务，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时，由门下省派给事中一人“权知馆事”。给事中，正五品上，“若弘文馆图书之缮写、雠校，

¹ 《新唐书》卷44《选举志》，第1160页。

²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弘文馆》，第1209页。

³ 《唐会要》卷64《弘文馆》，第1316页。

⁴ 《唐会要》卷64《弘文馆》，第1318页。

⁵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09页。

亦课而察之”¹。学士、直学士负责“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²。

弘文馆学士、直学士在唐初是华望之选，地位显赫。《翰林故事》曰：“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材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当时号为十八学士。”³

弘文馆作为藏书机构，承担着聚书、校书的重任，因此馆中设有详正学士若干人，正九品下，掌校理勘正图籍文字；校书郎若干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楷书十二人，掌抄写图书；典书二人，掌典藏、出纳图籍。此外还设有令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搨书手三人，笔匠三人，供进笔二人，熟纸装潢匠八人，⁴从事具体工作。

（三）崇文馆和司经局

崇文馆，原名崇贤馆，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为皇太子李治设置的文馆，隶属东宫。唐太宗为秦王时，秦王府设文学馆，招募了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等十八人。他们成为太宗后来取得太子地位和登基为帝的得力助手。太宗登基之后，对他们相当尊崇，不仅授予他们弘文馆学士、直学士之称，还使他们“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宿直阁下。每得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州”⁵。后来这些人多至宰辅之位。由于深知太子身边招募学士的重要性，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为皇太子李治正式设立崇贤馆。显庆元年（656年）三月，崇贤馆正式设置学士称号，并置生徒二十人。此后，崇贤馆就相沿下来，成为一个固定的文馆。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八月二十七日，避太子名，改崇贤馆为崇文馆。⁶太子是未来帝王的继承者，自当备受重视，东宫之中，特别设立典存经籍之所，一来可见帝王栽培继承者的苦心，二来也表明了帝王重视图籍的态度。

崇文馆学士、直学士无常员，人数不定，官品同弘文馆学士、直学士。崇文

¹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4页。

²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8页。

³ 《玉海》卷165《宫室·馆·弘文馆》，第3034页。

⁴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0页。

⁵ 《唐会要》卷64《文学馆》，第1319页。

⁶ 《唐会要》卷64《崇文馆》，第1320页。

馆学士职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¹。馆内学生二十人，皆是贵族和达官子弟。唐朝中央的学校除了国子监管辖国事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外，还有两所专门招收皇族、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等官员的子弟的学校，即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崇文馆的性质与弘文馆基本相近，既然作为学校之一，必然有藏书以作教材之用。《玉海》卷165《宫室·馆》引《两京记》载曰：“东宫宜春门外有左春坊，坊南有崇贤馆，明皇居东宫，馆中起书阁，重复以著典籍。”又开元时褚无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校写四部书，玄宗曾诏褚无量借崇贤馆藏本抄写以补充内府书。据此推测，崇文馆确为唐政府的又一藏书机构。

崇文馆除收藏图书外，还有校写书籍的任务，有一套主持藏书、校书和抄书的职官系统。崇文馆设校书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²。校书原称“讎校”，开元七年（719年）改为校书郎，其官品相较秘书省、弘文馆的校书郎而言略低。崇文馆还有书直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搨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³从事具体工作。

司经局是东宫专掌经籍图书的机构。司经局隶属于左春坊，是东宫属官。它几经变动，龙朔三年（663年）改称桂坊，罢隶左春坊，领崇贤馆，比御史台，咸亨元年（670年）复隶于左春坊。《新唐书》卷49《百官志》载曰：“司经局，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唐六典》卷9《中书省》也载曰：“唐代藏书，“秘书、弘文、史馆、司经、崇贤，皆有之。”开元中，褚无量校书丽正殿，也曾借司经局藏书缮写以充内库，司经局也是唐王朝的一个藏书机构。

同崇文馆一样，司经局不仅有典藏图书之职，还有校写、制作书籍的任务。其职官系统是这样的：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⁴；文学三人，正六品下，“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辑经籍缮写、装潢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⁵；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典校四库书籍”。⁶此外，还有书令史二人，书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掌固六人，装潢匠二人，熟纸匠、笔匠各一人。⁷

¹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东宫官属》，第1908页。

² 《唐六典》卷26《崇文馆》，第472页。

³ 《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东宫官》，第1294页。

⁴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东宫官属》，第1908页。

⁵ 《唐六典》卷26《司经局》，第474页。

⁶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东宫官属》，第1908页。

⁷ 《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东宫官》，第1295页。

(四) 史馆

唐代建立的修史机构有两个：一是隶属于中书省的“秘书内省”，专修前代史；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国史馆”（简称“史馆”，后改隶中书省），专修本朝史。

秘书内省设置于贞观三年（629年），是为修撰五代史而设立的。《唐会要》卷63《修前代史》载曰：“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旧唐书》卷189《敬播传》也载，敬播“贞观初，与颜师古、孔颖达等于秘书内省修《隋书》”。秘书内省修史工作的主管部门是著作局，但主修史官以他职兼任，无史官名号，也无定员，因事而设。《唐会要》卷63《修前代史》载曰：“贞观十年正月十二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¹由以上所录修史者及其官衔可以看出，参与修撰五代史的史官均以本职官兼修史之任。

秘书内省还设有修史学士，以辅佐主修史官完成修史任务。《旧唐书》卷73《邓世隆传》载曰：“贞观初，[邓世隆]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顼、庾安期、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邓世隆等人均是以修史学士的身份参与五代史的修撰工作的。秘书内省应还设有楷书手、典书、掌固、熟纸匠之类的人员，但因资料缺乏，无从考知。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修撰完毕后，秘书内省便被取消了。

史馆正式设立于贞观三年（629年），主要负责编修实录和国史。长期以来，国史修撰都是由秘书省著作局负责的，前人一般都将著作局称作“史馆”或“史阁”，可见以前著作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撰修国史。太宗即位后，为加强对修史工作的管理，单独组建史馆，把史馆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使史馆从秘书省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馆。“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²这实际上指的是史馆建立以后，著作局本身不再以修史为主要任务，修史工作由原来的著作郎负责转移到由史馆派遣史官担任，同时还以宰相监修，此后宰相领衔修史延续成为定制。

唐朝的史馆有两处，即东都史馆和西京史馆。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是西京长安。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皇帝长住东都洛阳，这一时期东都史馆的地位

¹ 《唐会要》卷63《修前代史》，第1287页。

²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2页。

比较重要。在其余时期，皇帝一般都在西京长安。由于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为时较短，因此地位最重要的还是西京史馆。西京史馆设立后，最初设在门下省北，后迁至门下省南，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宰相李林甫当权，“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¹于是又移史馆到中书省北。从史馆位置的不断变迁，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对史馆的重视程度。《唐会要》卷63《史馆·修史官》曰：“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业，藉以垂名。”在皇帝高度重视修史工作的情况下，修史官自然成为当时的美差之一。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云：“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饌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人刘肃在所著《大唐新语》中也记载曰：“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可见当时对史官的尊重。

此外，预修国史被时人看成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高宗时，薛元超就以不能预修国史为终生憾事之一，他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²唐朝后期，沈既济、沈传师父子相继居史馆之职，沈既济预修《建中实录》、沈传师预修《宪宗实录》，时人“荣之”，传为美谈。³更为甚者，蒋义及其子蒋系、蒋伸、蒋偕、其孙蒋兆三代四人跻身史馆，踵修国史，实旷古未闻，因有“蒋氏日历”之美誉。⁴

史馆常设监修国史之职。唐代各朝无论有无重大修史任务，都有宰相兼任监修国史之职。监修国史名称较为固定，除在玄宗至德宗时期一度改称为“修国史”外，其余时候一直都称为监修国史。监修国史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从现有史料分析来看，大体包括三种：一为引进史馆编撰人员，组织编修国史。如高宗咸亨年间（670年—674年），大臣许敬宗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监修国史刘仁轨等人“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⁵校改史书。中宗景龙年间（707年—710年），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入史馆工作，据说是奉了监修国史的“高命”⁶。二为负责指挥修史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

¹ 《唐会要》卷63《史馆上·史馆移置》，第1285页。

² （宋）王说《唐语林》卷4《企羨》，第140页。

³ （宋）王说《唐语林》卷1《德行》，第6页。

⁴ 《旧唐书》卷149《蒋义传》，第4029页。

⁵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第1290页。

⁶ 《史通》卷20《忤时第十三》，第592页。

杨再恩、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五人并为监修国史，时为史官太子中允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¹，原因即是监修过多，意见不统一，不能恰当地对修史人员做出适当的分工，以致造成修史的混乱。三为参与编修国史，并为修撰的史书把关。高宗时，许敬宗任监修国史，即撰写了《高宗本纪》、《四夷传》等史书，宪宗时监修国史裴珀也曾参与过《德宗实录》的写作。史书修成以后，在上奏皇帝以前，监修国史还要审正史稿，否则便不得奏呈皇上。史载宪宗元和时，史官韦处厚撰成《顺宗实录》三卷，但监修国史李吉甫认为“未周悉”，又令史官韩愈重修。韩愈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寻检诏敕”，终于修成五卷本新《顺宗实录》。韩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削去常事，著其繁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即使这样，李吉甫仍然“慎重其事”，将《顺宗实录》带回家中，“欲更研讨”。²

唐朝监修国史的名额，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有时一人，有时又有很多人，如太宗时实行一相监修制，只有房玄龄一人担任监修国史。自高宗、武周后直至玄宗开元前期，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同一时间往往有数位宰相担任监修国史。如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担任监修国史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柳奭、来济等七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担任监修国史的有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五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窦怀贞、刘幽求、魏知古、崔湜四人同时被任命为监修国史。从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末，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不过这次又与太宗贞观时期略有不同，不再是固定由某人长期兼任，而是逐渐演变为某一级别宰相的垄断兼职，具有身份标志的意味。如在宣宗及其以后诸朝，监修国史例由次相兼任。³

史馆还设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史馆修撰是宰相监领之下史馆修史班子中地位最高的史官。玄宗及其以前，概称为“修国史”，天宝以后改为“史馆修撰”。开元以后，朝官无论官阶高低，即使宰相有史才，非官监修国史而任史职者，都以“兼修国史”称，如玄宗时期的张说、肃宗时的杨綰、李揆。由于官称界限模糊，造成了尊卑矛盾。如肃宗时，“[于]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

¹ 《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第1306页。

² 《全唐文》卷547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第5549页。

³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下之。”¹可知宰相李揆以工部侍郎于休烈官称“修国史”与自己等同而不满，于是暂用“史馆修撰”一词以示区别。这样，史馆中的官员在监修国史、修国史以下，便出现了“史馆修撰”一级。《旧唐书》卷 43《职官志》所云“天宝以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宰相裴垪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²这样，唐史馆官员名号正式确定，“兼修国史”取消，“史馆修撰”定名。到晚唐时，“兼修国史”又复出现，与“史馆修撰”并存。《唐会要》卷 63《修史官》载：“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³

“史馆修撰”一般都是他官兼之，其员额设置前期较多，如武则天长安三年（703 年）正月，“敕武三思及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其中除武三思、李峤为监修国史、吴兢为直史馆外，其余六人均为修国史（史馆修撰）。唐代后期，史馆修撰人选渐趋固定。“自大历后，始奏两员修撰”⁴。有时任命的史官稍多，还会引起舆论的谴责。文宗大和六年（832 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这就违背了“修撰不过三员，或止两员”的先朝旧例，结果“论者非之”。⁵到宣宗大中八年（854 年）七月，史馆修撰递增为四员。当时史馆修撰、直史馆各两员，宰相郑郎认为“修史重事，合选廷臣，秩序或卑，笔削不称”，建议停废直史馆，“更添修撰二员”。⁶

直史馆是史馆中地位较低的一级史官，因修撰大事征召。直史馆一般以才堪当修史之任者担任。则天时期，吴兢即以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⁷被相辅朱

¹ 《旧唐书》卷 149《于休烈传》，第 4008 页。

² 《旧唐书》卷 43《职官志二》，第 1852 页。

³ 《唐会要》卷 63《修史官》，第 1300 页。

⁴ 《唐会要》卷 63《修国史》，第 1291 页。

⁵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 2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⁶ 《唐会要》卷 63《修史官》，第 1300 页。

⁷ 《册府元龟》卷 554《国史部·选任》，第 6652 页。

⁸ 《旧唐书》卷 102《吴兢传》，第 3082 页。

敬则、魏元忠所看重，荐入直史馆，参与修国史。自肃宗时起，京兆府的畿县尉经常被征召参加史馆修史活动，如肃宗时史官柳芳，代宗时史官李书和令狐峘，德宗时史官崔元受均以畿县尉入直史馆。¹元和时期，在监修国史裴珀的建议下，规定直史馆一律由“非登朝官”者兼任。

直史馆一职，在宪宗以前并无定例。宪宗之后，“以本官直馆者皆为畿县尉”。²如宪宗元和初年密县尉樊绅、咸阳县尉韦处厚、万年县丞林宝，文宗大和时昭应县尉蒋系以及僖宗乾符年间蓝田县尉王尧等都是如此。这说明从唐宪宗以后“直史馆”的任职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例规。³“直史馆”人数一般在四人左右，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时，直史馆改为两员。

除了史馆修撰、直史馆等专司修史的官员外，唐代史馆还设有一些为史书修撰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旧唐书》卷43《职官志》载：“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对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两书记载所录有很大的差别，可能是所据时期的史料不同，或有歧误，但是也基本反映出了史馆勤杂人员的编制情况。

唐代设立独立的史馆以撰修史书，史馆必须具备自己独立的藏书以备检索。史馆“掌修国史，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⁴，可见史馆也是唐政府的一个藏书机构。据史料记载，兴庆宫史馆的藏书，“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这些书在安史之乱中“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⁵。叛乱平定后，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建议搜访这些书，但“数月惟得一两卷”。从中可以看出史馆藏书重点是史籍，在藏书量上不及集贤院与弘文馆的藏书，地位不很突出。五代及宋以后，史馆藏书变得越来越重要，达到三者并驾齐驱的地步。

¹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²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选任》，第6653页。

³ 孙永如：《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⁴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3页。

⁵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92页。

（五）翰林院

翰林院即翰林学士院，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置。翰林院参谋机密，起草诏书，专掌内命。起草一般诏令时，通常由中书舍人掌之，遇到极其机密的国家大事时，皇帝则遣自己身边的心腹来起草。史载：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如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上官仪等，都曾被天子请入禁中参预机务，但此时尚未有名号。高宗乾封年间，刘懿之、刘祐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以文词召入待诏，于北门外候召，始号“北门学士”。武周时，苏味道和韦承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和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后，置“翰林待诏”，以朝官中有词艺学识者充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如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垆等，当时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被召入禁中的。不久以后，玄宗又以中书事务繁杂，文书大多雍滞为由，广召文学之士入居翰林，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设立翰林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¹

翰林学士的地位相当独特，弘文、集贤学士皆有所属，而翰林学士作为天子私人，“独无所属”，²且深受天子礼遇，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无定员，宪宗元和时，定额一般不超过六员，³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选最多的是郎官、补、遗、记注官等。其中，学士承旨一人，独承密命，位在诸学士之上，一般由年深德重者担任，后多至宰相之位；学士使二人，由宦官担任，“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⁴。他们处在皇帝与学士之间，权任不小。翰林学士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官之上，“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⁵

翰林院有多处分机构，并且都在离皇帝最近之处，以备皇帝随时顾问。《旧唐书》卷43《职官二》载：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

¹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3页—1184页。参《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3—1854页。

²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4页。

³ 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载《文史哲》1985年第3期。

⁴ 张国刚：《唐代官制》，第48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4月版。

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4页。

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

翰林院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书和备顾问的机关，也就必须具备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唐人李肇《翰林志》曰：“翰林院南厅五间，中架为藏书南库。出北门，横屋六间当北厅，通廊东西二间为藏书北库，其二库书各有录，约八千卷，小使主之，西三间，书官居之，号曰待制。”可知翰林院南北都有书库，每库有专人典守，并有收藏目录。从北库藏书八千卷看，大概为翰林院初设时的藏书。可以说，翰林院也是唐代的一个国家藏书机构。

（六）集贤院

集贤院，全称集贤殿书院，隶属于中书省，是唐玄宗在位期间开展大规模搜书、校书、写书和编目等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大量藏书。集贤院的建成，是唐代中期文化事业新发展的标志之一。

集贤院的前身是乾元殿书院（简称乾元院）。内库藏书由于长期疏于整理，已经残缺散乱，无法很好使用，因此从开元五年（717年）起，正式展开了校写内库藏书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玄宗正式设立了乾元院，由褚无量任“乾元院使”。书院下设刊正官四人，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籍的校写工作，并设有押院中使、刺院等官。此时机构简单，人员也不多。到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十二月，“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¹开元八年（720年），院内增添文学直、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和校勘官。开元十一年（723年），又置丽正院修书学士。这时机构与以前相比扩大了许多。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丽正院正式更名为集贤院。此时集贤院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其职官系统及其职掌是这样的：设学士四人，直学士十人，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负责“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报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²。其中，学士中又设知院事一人，由宰相担任；副知院事一人，多为近密之官，如散骑常侍；判院一人，由副知院事兼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进奏，兼领中官，监守院门，掌同宫禁”；侍讲学士

¹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2页。

²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2页。

四人，负责辅导皇帝读书，为皇帝讲论文史；待制官若干人，负责起草诏书；修撰、校理官若干人，职掌“承旨撰集文章”和“刊正典籍”；留院官、检讨官及其文学直等官员，均为事务官。直接从事图书事业的是：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焉”；书直、写御官一百人，专管抄写书籍；画直八人，掌图画的典藏校写；搨书六人，书直八人，掌摹写旧书、拓石碑帖；造笔直四人，专管供应笔墨纸张以供写书之用；装书直十四人，掌书籍装帧工作。¹

集贤院职官俸禄各依本官请受。俸外，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六十九，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才。²另外又赐钱一千贯文，以充食本。集贤院供膳丰厚，曾引起中书舍人徐坚的不满。《旧唐书》卷97《张说传》载：

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³

集贤院也与弘文馆、史馆、翰林院一样，在西京、东都的各处宫城内都有分支机构。集贤院一直从事搜书、校书、写书、编目等工作，经过多年经营，藏书增加到八万余卷，远远超过其他机构藏书，连秘书省的藏书，也“不能处其半”。故《大唐新语》载曰：“[开元]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也载曰：“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因此可以说，集贤院是“开元盛世”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对唐代七个主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做了简要考察，当然还应有其他藏书机构。如国子监“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⁴为国家最高教育机关，理应有一定的藏书以供师生教习。据《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载，太宗曾下诏将《五经

¹ 《唐六典》卷9《中书省》，第206—208页。参《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2—1213页和《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1—1852页。

² 《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第1422页。

³ 《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7页。

⁴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91页。

正义》付国子监，说明国子监至少应该贮藏有教材用书。太常寺、礼部也应有藏书。《唐会要》卷 35《经籍》载开元七年乾元殿缉书时，玄宗“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等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可见，当时的一些国家机关，尤其是学术性质较强的，大约也还有一定的藏书。

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是唐代国家藏书的主要机构，构成了国家藏书的基本骨架。比较而言，秘书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史载高祖武德七年（626 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秘书省为“六省”之一，属国家“一线”机关。集贤院隶属中书省，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史馆隶属中书、门下两省，崇文馆和司经局隶属东宫，尽管也受重视，但显然是“二线”机关。

上述机构之外，皇帝及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也领导和具体参与国家藏书工作。玄宗发起大规模校书等工作，以宰相监领各馆事务。宋敏求记云：“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依次为相。”¹门下省下设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季终则授之国史焉”²。门下省还设有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负责督察弘文馆图书的缮写和讎校工作。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³史馆负责撰修的国史，就是在门下省和中书省所提供起居注等的基础上修成的。尚书省所属比部和吏部也较多地参加国家藏书建设工作。比部设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廩、赋贖、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国家财政审计机关，也负责对国家藏书机构的审计。《唐会要》卷 35《经籍》载，文明元年（684 年），睿宗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吏部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元和三年（808 年），宪宗颁《访择校书正字诏》。诏文曰：“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

¹ 《旧唐书》卷 42《职官志一》，第 1783 页。

² 张国刚：《唐代官制》，第 44 页，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

³ 《旧唐书》卷 43《职官志二》，第 1845 页。

⁴ 《旧唐书》卷 43《职官志二》，第 1850 页。

后，于平留选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维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¹

御史台对国家藏书机构行使“勾检稽失”²之职。《唐会要》卷 65《秘书省》载：“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杂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书文历。自今以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申分察使。每岁末，计课申数并具状闻奏。’”³《旧唐书》卷 17《文宗本纪》也载：“开成元年秋七月戊辰朔，御史台奏：‘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已前，并无文案。大和五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宣宗大中三年（849 年）正月，“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应写书及校勘书籍，至岁末闻奏者，令勒楷书等，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⁴。大中四年（850 年）二月，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⁵大中五年（851 年）正月，秘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⁶由上可以看出，御史台在国家藏书建设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唐代国家藏书既有几大具体的藏书机构，又有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最高领导，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御史台等枢要机构也实际参与工作。可以说，唐代国家藏书体制是一个在皇帝最高领导之下，各机构既有明确分工职责而又相互关联的很有效率的体制。

¹ 《唐会要》卷 65《秘书省》，第 1329 页。参《唐文拾遗》卷 6 宪宗《访择校书正字诏》，第 10429 页。

² 《旧唐书》卷 44《职官志三》，第 1862 页。

³ 《唐会要》卷 65《秘书省》，第 1330 页。

⁴ 《唐会要》卷 35《经籍》，第 753 页。

⁵ 《唐会要》卷 35《经籍》，第 754 页。

⁶ 《唐会要》卷 35《经籍》，第 754 页。

第三章 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及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

一、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

国家藏书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象征。唐代国家藏书的鼎盛，标志着唐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唐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唐代国家藏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突出表现在任命专使，广为采访购置图书，并多设藏书机构，延聘才学之士，开展图书的收集、整理、编著与典藏。唐王朝多次派遣图书使、访书使及采访图籍使一类专使，积极从事图书的搜集工作。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宰相陈希烈和张惟、萧颖士等人，即以图书采访使的身份，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云：“天宝十二载，左相陈希烈充秘书省图书使。”玄宗以张惟为集贤院判官，“诏以其家所著《魏书》、《说林》入院，缀修所阙。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¹秘书正字萧颖士“奉使括遗书赵、卫间”²，也有不少成绩。有唐一代，这项工作持续不断，直至僖宗时期，董昌兼任诸道采访图籍使，负责收采地方文献典籍。³至于唐代设置藏书机构以整理编著图书，并对机构人员编制和职责范围加以具体规范，前文已有详述，兹不赘。

第二，国家藏书包罗丰富，尤重儒学经典。唐代国家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库储藏，包罗万象，十分丰富。由于儒家学说是正统思想，唐代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对儒学十分崇重。《旧唐书》卷189《儒学上》载：“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武德二年（619年），高祖又“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士”，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⁴。

唐太宗即位后，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

¹ 《新唐书》卷89《张公瑾附传》，第3756页。

² 《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第5768页。

³ 《新唐书》卷225《董昌传》，第6466页。

⁴ 《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上》，第4940页。

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讲论经义。太宗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¹太宗还积极发展儒学教育事业，“于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²，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篋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³《旧唐书》卷189《儒学上》也载曰：“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⁴又载，贞观十四年，太宗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学如此。

唐玄宗朝，“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⁵，并将学校普及至乡，“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⁶。

儒学教育的大发展为儒学经典的收藏提供了巨大要求。贞观初，太宗下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编撰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五经正义》，并令科举考试中明经科统一采用此书。长安三年（703年），王元感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和《礼记绳愆》三十卷，进献武则天。凤阁舍人魏知古给予了高度评价，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⁷可见儒学经典训释著作的质量。《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载：“[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我国古代多次刻经，《开成石经》是其中规模最大，且目前保存完好的一部石经。此外，陆德明撰写的《经典释文》、

¹ 《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第195页。

²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41页记载为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与《贞观政要》记载有出入，待考。

³ 《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第215—216页。

⁴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42页。

⁵ 于桂林：《浅探唐代藏书繁荣发展的几点行政因素》，《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2期。

⁶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63页。

许叔牙撰的《毛诗纂义》、李鼎祚撰的《周易集解》、贾公彦撰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以及韩愈和李翱合撰的《论语笔解》均是专门之学。唐王朝对儒学经典的整理贡献突出，成绩巨大。

第三，重视宗教藏书。唐代“教兴寄在帝王”，宗教文化受政府的大力扶持，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统治者采取崇儒、尊道及礼佛的“三教并用”政策，对宗教类藏书予以重视。如高宗时期归心佛道，崇尚义理，在长安城内建立昊天观、东明观、太清观等宫观收藏道书。麟德元年（664年），又命沙门会概等参覆量校所写一切经，首末三年，共合新旧八百一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入藏；命西明寺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历代众经传译所从，所出众经总有二千二百三十二部，译经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又如武则天以佛教治国，极为重视和支持佛教经目的整理工作。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则天命佛授记寺大德僧明佺检校《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则天还亲自主持华严经翻译，并为之作序。¹此外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又命奉宸令张易之、秘书监张昌宗和文士李峤等人，撰修《三教珠英》，把释儒道典籍的精萃悉收入内，保存了大量道教经书。

唐玄宗尤其尊崇道教。开元十年（722年），玄宗诏令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及天下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设醮斋祀。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并一再册封老君。天宝二年（743年），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元元皇帝，天宝八载（749年），又加太上元元皇帝尊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年），更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²，对老子的尊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道士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不少道士升官晋爵，因而入道做官被称为“终南捷径”。许多公主妃嫔也纷纷入道为女冠，接受道教封号。与此同时，道教经典得到朝廷重视。玄宗下令天下士庶均须家藏《老子》一部，并亲自为《老子》作注，在两京及各州道观刻成碑文，供士人研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设立“玄学博士”，又于两京及各州设“崇玄学”，招生徒研习《老子》、《庄子》及《列子》诸书，每年参加明经科考试，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此外，玄宗还派遣使臣，往各州搜集道经，并缮写成帙，于天宝初编成《三洞琼纲》，收道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诏令全国传写。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由皇帝出面广收道书，堪定讹误，纂集成藏的第一部道教总集。除此玄宗还编撰《开元释教录》，把当时已经流行的佛经5048卷，合为548函，以后代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据《开元内外经录》记载，开元时共有佛

¹ 刘曼春：《武则天与佛教》，载郑学檬等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²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7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教、道教书籍 2500 余部，共 9500 余卷。¹皇家收藏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写经质量好，同时编著目录，派专人管理，对引进的大量的宗教经书，又进行了巨大的翻译、抄写、刻印工程，使宗教藏书蔚为大观。

第四，注重史书编纂。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正式设立史馆主持修史，唐代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官修八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标志着中国古代正史由私修向官修过渡的完成。唐代除了修撰前朝史外，还编修本朝史，有起居注、实录、时政记和日历等，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等。唐代史学家还开创了多种史书新体裁——典志体、会要体和史评体。杜佑的《通典》、苏冕、苏弁的《会要》、崔铉的《续会要》和刘知几的《史通》，即是新体裁的代表作。

第五，国家藏书多少与统治兴衰密切相关。国家藏书的聚散与社会的治乱紧密相关，一般说来，社会安定则书易聚，动乱则书易散。贞观时期和开天盛世，是唐代最辉煌的时期，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为国家藏书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国家藏书达到历史新高峰，总量极大。《历代名画记》云：“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新唐书》卷 57《艺文志·序》也云：“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中唐以后，由于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国家藏书散失相当严重。国家藏书数量的增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统治的盛衰。

二、国家藏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

唐代国家藏书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并发展了前朝的精神文明成果，使图书得到有效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文化教育事业起了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唐代国家藏书对当时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催化和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即在其中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发明源于需求，正是缘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而大量的需求，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逐渐成熟和广泛应用。唐代国家藏书的发展，使得国家对印刷产生了迫切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化验，唐代造纸原料已经采用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多种原料，并开始用竹造纸。随着原料来源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提高，纸的产量不断增加，造纸术发展到

¹ 《全唐文》卷 373 毋煨《撰集四部经籍序略》，第 3791 页。

高峰,产纸地区遍及全国。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个州是当时贡纸的主要地区。¹由于国家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唐代后期印刷术逐渐普及。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编诗集《白氏长庆集》,并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自注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所谓“模勒”,一般解释为雕版印刷。说明当时唐代社会文化知识很普及,元、白诗作,一开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且已经应用了印刷术。柳玘在其《家训》序中也谈到:“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玘是唐代著名藏书家柳仲郢之子,黄巢起义后,随僖宗逃入成都避难,看到城内书铺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售卖。这说明,唐代后期印刷的书籍种类日渐增多。当时的成都地区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刻印和销售书籍的坊肆。²唐代国家藏书的发展,使图书市场供不应求,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印刷术的产生,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

第二,延续文化的作用。图书不仅是保存文化和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是思想交流和思想统治的工具,所以历代有不少帝王重视图书的编纂工作,唐代帝王则更为重视,前文已述。唐代国家藏书,以政府的人力、财力进行藏书建设,有专门机构,有专官负责,收藏数量大,保护条件优越,对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着巨大贡献。唐代国家藏书包罗丰富,注重保持文化的完整性,这对延续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第三,培养人才的作用。唐代国家藏书建设规模巨大,成就辉煌,锻炼和造就了大批人才。首先,任职于国家藏书机构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对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校勘和著述过程中,锻炼开拓了自己的修养和才识。而国家藏书的不断丰富,又为他们进一步的提高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这期间,不仅成就了许多目

¹ 郑如斯、萧东发:《中国书史》,第11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²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关于印刷术起源于中晚唐说的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录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还成就了一些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名臣。如任职于秘书省的李商隐、任集贤殿正字的柳宗元、任翰林院供奉的李白、待制集贤院的杜甫及任秘书省校书郎的白居易等人，无不得益于国家藏书的陶冶，成为名扬天下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又如弘文馆学士姚思廉、崇贤馆学士令狐德棻和李延寿、秘书省秘书监魏征和颜师古以及史馆著作佐郎刘知几，他们都曾在国家藏书机构参与编修史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修史经验，成为一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注重吸取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成为唐皇帝不可或缺的咨询顾问。其次，不在国家藏书机构任职，但受益于国家藏书的教育、陶冶和启迪而成为名家的也不计其数。如地理学家贾耽，充分利用国家藏书机构的地理学图书，分析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图经，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¹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并制成《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和《海内华夷图》，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成为当时重要的地理和军事资料，对后世极具参考价值。如宰相李吉甫充分利用国家藏书资料，撰写了《元和国计簿》和《元和郡县图志》，成为有名的学者。又如段成式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²。段成式在书中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内容上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记载，促进了当时对非洲诸国的深入了解。因受益于国家藏书，还成就了不少科学家，促进了唐王朝科学事业的发展。如深明星历的历史学家、数学家李淳风，同时又是天文学家，他研制出铜制表里三层的浑天仪是天文仪的一大突破。制造黄道游仪和覆矩图的僧一行，发现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速度随季节变化的规律，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还发现了星宿的位置与古代的差异。一行还利用国家藏书，参考天竺历法，全面研究了我国历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制成了大衍历，一直沿用至明末才被新的历法取代。苏敬等人大量利用国家藏书中的医学资料，编成《唐新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成的药典。撰写《备急千金要方》的孙思邈，撰《外台秘要》的王焘都是充分利用国家藏书成其大业的。³唐代丰富的国家藏书为人才辈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¹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7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²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757页。

³ 冷一江：《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第81页，《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参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提高文化素质和智力水平的作用。唐代统治上层中诸如帝王、后妃、王子及文臣武将，由于经常阅读国家藏书，文化造诣和学识修养造诣有了明显提高。诗作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德宗李适、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昭宗李晔与章怀太子、韩王元嘉、信安王祎以及文德皇后、则天皇后、上官昭容、杨贵妃、宜芬公主等人，均有诗作传世；书法方面，太宗草书屏风、高宗的飞白、睿宗的草隶、玄宗的八分章草以及肃宗、代宗、宣宗的行书，颇有工力；音乐方面，高宗曾自制《庆云之曲》，而玄宗既能作曲，又能指挥；著书学识方面，魏王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高宗好《孝经》，睿宗喜爱文字训诂之书，玄宗注《道德经》，代宗专攻《易》、《礼》，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这对一代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文臣武将中才学之士更是不乏其人，武将中熟读《左传》与《孙子兵法》者不少，如哥舒翰、高霞寓、李靖、裴行俭、马季龙等。大将郭元振有文集二十卷传世。两浙节度使钱之瓘，有诗千篇，辑其三百篇为《锦楼集》，享名于世。¹文臣中六部二十四司的郎官，都是唐中央政府中舞文弄墨的职事官，他们只是一般的中级文职官员，但他们都有著述的能力，如考功员外郎马怀素、起居郎沈佺期、户部员外郎宋之问等都是当代名家。较高的文职官员如博士、学士和翰林学士等，是从事著述的高级儒臣，尤其是翰林学士，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为皇帝所礼遇优宠。他们组成当代著述的群体，在国家藏书的陶冶熏陶下，不断有所贡献，带动了整个社会上层文化素质的不断上升。

第五，促进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唐王朝中外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其中唐朝国家藏书文化的繁荣发展，更是引起了当时周围诸国的关注，他们在外交上频频遣使入唐，学习唐朝先进的思想文化，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成果。以下仅以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为例。

唐代昌明的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日本通过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全面移植唐朝文化。日本遣唐使聘请唐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并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学生们一般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及唐代典章制度，在唐学习时间大多在十年以上，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十年，由于他

¹ 吴枫：《关于唐代历史文献的再认识》，第174页，载《吴枫学术文存》，中华书局2002年版。

们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归国时还带回大量图书仪器，对日本吸取唐朝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来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返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在唐期间学习了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法、天文、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各学科的知识，并将唐朝的一些重要著作带回了日本，为日本制定典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带回的唐朝典籍主要有《唐礼》一百三十卷、《乐书要录》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大多都是与礼乐制度相关的著作，对日本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入唐学问僧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外，还通过朝拜礼圣、寻求名师、参加各类法事活动、搜集佛典及各种圣物等途径，从事移植唐朝佛教的活动。空海作为学问僧，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并不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教经典带回日本，他还带回《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¹此外，与吉备真备同时来唐返国的学问僧玄昉，归国时带回佛经五千多卷；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来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返国的最澄，归国时带回《大唐圣教序》、《真草千字文》、《天后圣教碑》、王羲之《十八帖》、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梁武帝评书》等石拓多种²。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逐一例举了。总之，他们都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罗也积极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成果，不断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从唐朝初年起，新罗就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首都长安就学。新罗神文王二年（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2年），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国学内设置国子司业、博士、助教等职衔。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记载，新罗国学“教授之法，以《周易》、《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音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³由于新罗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作为太学生必读

¹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中日文化交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²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第6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³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8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的书籍，因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大量地流入新罗。如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新罗遣使来唐“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赠送给新罗。¹新罗也派出许多学问僧来唐朝求法取经，如僧元晓在唐研究法相宗，僧义湘在唐研究华严宗，他们归国时带走不少宗教经典，对新罗宗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不是单方受益的问题，唐朝也从周围各国的文化中吸取了不少精华，然后再加以发展，进而再互相交流，这样就促成了思想文化上的不断融通和升华，推动了唐朝和周围诸国文化的发展。

唐代国家藏书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国家藏书建设是一种文化建设，也是一种政治建设，是一种政府行为。唐代国家藏书建设按照统治者的策略和逻辑来进行。凡是符合他们的理想和需求的，自然是在收藏之列。否则，则予以限制或者禁毁。因此，图书在选择入藏的时候，有着明确的标准，而且执行得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将一些与标准不合的图书任意毁坏。这种做法，势必把不合标准的图书摒除在国家藏书之外，限制了国家藏书的范围。

其次，国家藏书疏离群众。封建统治者建设国家藏书的目的，是藉国家藏书之蒐存，以谋求修齐治平之道，且强调其学术性，所以自始以来，从未考虑过传播文化知识于下层民众之间，强调国家藏书要为政治服务。

再次，国家藏书使用范围比较狭窄。贮藏于内库的图书附属于宫廷，一般人很难接触到。最有机会使用国家藏书的，是在藏书机构任职的官员，人数也有限。唐代国家藏书一般只为社会上层服务，为在国家藏书机构供职的人员提供便利。因此，为了进入国家藏书机构，以便饱览藏书，有的人就设法去当书手。《旧唐书》卷192《阳城传》载：“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²但是，像阳城这样的毕竟也是少数。

¹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第6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² 《旧唐书》卷192《阳城传》，第5132页。

第四章 唐代统治阶级对国家藏书的认识

唐代统治者深信图书的蒐存，有助于修齐治平，对治理国家大有裨益。《隋书》卷32《经籍志·序》言：“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深刻揭示了经籍图书的内涵和功用，把它看作是圣哲贤人的智慧结晶，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功能。序文还指出：“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又把经籍藏书看作经世济民和治理国家的工具。总之，国家藏书“其教有适，其用无穷”。¹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高度重视。

唐代统治者重视国家藏书，尤其重视国家史籍藏书，尤其重视史书的鉴戒和教育作用。由于史书是关于社会发展兴衰成败的记录，提供了不少前朝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使统治者既可借鉴前朝的治国经验，又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唐代统治者致力于史书的整理与编著，注重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高祖颁布《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道：“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朕握图驭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矜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²诏书清楚地表明了高祖对史书的认识，即“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同时也是其修史的目的。这一思想成为唐代统治者关于国家藏书的指导思想。

高祖重视修撰前朝历史，目的在于“握图驭宇，长世字民”，尤其对隋朝历史的修撰，则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封建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子孙殄灭”。³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这次修史活动是唐代的第一次官方史学活动，肇创了唐代官修前朝正史的先河。

¹ 《隋书》卷32《经籍志·序》，第903页。

²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第2597页。

³ 《旧唐书》卷71《魏征传》，第2550页。

唐太宗对国家藏书更为重视。太宗认为，只有常常阅览古代史籍，才能“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¹且“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²因此“正观已来，手不释卷”。³太宗还要求大臣们在公事之闲也必须阅读历代史籍，他说：“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⁴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时，太宗曾作书告诉他：“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⁵太宗为使所有子弟“见前言往行”，又于贞观七年（633年）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⁶他还亲撰《帝范》十二篇，向皇太子传授“修身治国”之道，曰：“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⁷

太宗对图书建设高度重视。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诏房玄龄、魏征等人撰修前代史书。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代史书修成奏上，太宗欣喜万分，对此大为嘉奖，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絀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⁸这里所说的“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从当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可谓道出史籍藏书的真谛。太宗亲自指导撰修史书的工作，要求：“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⁹以求达到“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¹⁰，这无疑是一种提倡。正是在太宗的提倡下，统治集团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蔚成风气，对唐初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唐太宗重视历史鉴戒作用，重视史籍藏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

¹ 《玉海》卷26《帝学·唐太宗观经史》，第515页。

² 《贞观政要》卷6《悔过第二十四》，第205页。

³ 《玉海》卷26《帝学·唐太宗观经史》，第515页。

⁴ 《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第二十七》，第219页。

⁵ 《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第59页。

⁶ 《贞观政要》卷4《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第125—126页。

⁷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5页。

⁸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

⁹ 《贞观政要》卷7《文史第二十八》，第222页。

¹⁰ 《唐大诏令集》卷81《经史·修晋书诏》，第467页。

验教训。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说，“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纚，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¹诏文中“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无疑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高屋建瓴地展示了太宗对史籍的看法。此外，太宗还亲自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传写了赞论。皇帝亲自参与史书的修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不难看出，史籍藏书在唐代统治集团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太宗积极反思历史、总结前代经验教训的特点，也可以在其所诏修的五代史中找寻轨迹。《隋书》卷4《炀帝纪》后有论：

[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戮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²

文中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隋炀帝贪狠残忍、剥削无度、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个人性格和内外政策，致使一个强盛的王朝顷刻覆亡的历史教训。类似这样教训的史论，在《隋书》中比比皆是。这种对前朝兴亡教训尤其是隋亡教训的总结，无疑为太宗治理朝政树立了一面可资鉴戒的镜子。

在前朝兴亡经验教训的指导下，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时政得失。《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载曰：

太宗初即位，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也载曰：

太宗重虞世南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

¹ 《全唐文》卷8太宗皇帝《修晋书诏》，第94页。参《唐大诏令集》卷81《经史》，第467页。

² 《隋书》卷4《炀帝本纪》，第95页。

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悵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¹

可以看出，太宗与虞世南经常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评论“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即太宗所说的“商略古今”。太宗与大臣们反复论述前朝帝王骄矜取败的历史教训，时刻警惕自己。太宗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²“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³尤其是隋炀帝的悲惨下场，更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⁴。唐太宗正是在“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⁵的历史教训下，力戒骄奢，节制嗜欲，克己自励而不敢纵逸。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⁶太宗把鉴戒前代成败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⁷

太宗还常与魏征讨论如何治国。魏征曰：“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⁸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种从亡国取鉴、求治的思想，与太宗以前朝覆亡教训儆己戒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夫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⁹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为政治家，他重视总结古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价值，时时“以古为镜”，正因为此，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

¹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第2566页。

² 《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二》，第23页。

³ 《贞观政要》卷10《灾祥第三十九》，第289—290页。

⁴ 《贞观政要》卷10《行幸第三十七》，第281页。

⁵ 《贞观政要》卷8《辨兴亡第三十四》，第258页。

⁶ 《贞观政要》卷8《务农第三十》，第237页。

⁷ 《唐会要》卷63《史馆杂录上》，第1301页。

⁸ 《贞观政要》卷8《刑法第三十一》，第247—248页。

⁹ 《贞观政要》卷2《任贤第三》，第33页。

在太宗“以古为镜”的影响下，高宗高度重视史籍藏书的价值，积极组织修撰史书。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完成，监修国史长孙无忌等同时撰成《武德贞观两朝史》，这是修前代史与修国史齐头并进。其后重心完全转移到修国史上。显庆四年（659年），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国史，“多非实录”，遂对史官刘仁轨等曰：“先朝身擐甲冑，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鞞釜生虻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¹这里，高宗提出“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的修史原则，虽与太宗提出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修史原则略有不同，但也可显示出高宗对史籍藏书的重视程度。咸亨元年（670年）十月，高宗正式颁布《简择史官诏》，要求对史官人选进行严格考察。诏书曰：“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讷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后，宜遣史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任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²诏文反映了高宗对史官人选的重视。从史官选拔的要求逐渐严格来看，高宗对史籍藏书的确是相当重视的。

武则天对撰修史书也很重视。长寿年间（692年—694年），则天诏春官侍郎牛凤及修撰唐史，但此次修撰质量不高。长安三年（703年）正月，则天再次下诏修撰唐史，并为这次修史树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即“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³这个修史准则的核心即是鉴戒前朝存亡成败，为当今治国提供有效借鉴。

玄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君主。玄宗还在东宫时，就非常留意史籍藏书。弘文馆学士刘宪对此赞扬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学。至于光耀盛德，发扬令问，安静身心，保守家国，无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绝人之才，岂假寻章摘句，盖资略知大意，用功甚少，为利极多。”⁴玄宗即位后，对史籍的重视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认为，“明乎国史，所以宏阐大猷；观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⁵，

¹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89页。

² 《全唐文》卷13高宗《简择史官诏》，第158页。

³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91页。

⁴ 《旧唐书》卷190中《刘宪传》，第5016页。

⁵ 《全唐文》卷22玄宗《授萧嵩集贤院学士修国史制》，第263页。

提出“国之载籍，政之本源”¹的新认识，把国家藏书的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玄宗非常明白前朝历史可为后世鉴戒的道理，为此大力开展国家藏书的校理工程，尤其重视史籍藏书的编著与整理，希望从中能有所受益。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要求李唐后继者以太宗君臣为楷模，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制订国家政策措施，从而巩固唐王朝统治。吴兢在序言中曰：“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这里充分表示出此书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²的作用。玄宗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不仅把它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中，还把它作为宫廷皇子皇孙们的必读书。唐后期皇帝宪宗、文宗、宣宗，更是把它奉为经典，反复阅读，苦心研讨。

太宗曾亲自撰写《金镜》一文，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借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中书令张九龄上《千秋金镜录》一书，玄宗赐书褒美曰：“朕君临万邦，多历年所，于今行事，动必见书，循以旧章，传诸实录。……或询谋以济其事，或规讽以成其道。”³可见，玄宗治理朝政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的。

玄宗以后，唐王朝逐渐由盛转衰。由于国力下降，中央权威低落，官方史学渐趋衰落。尽管如此，唐后期的不少皇帝仍然非常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作用。如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史馆修撰沈既济奏曰：“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⁴德宗深以为然。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德宗赐马燧宸扆、台衡二铭，并作序曰：“朕每览上古之书，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诫，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是式，有以见启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顷灵盐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多所规谏，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石，貽嗣后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非备，垂诸来裔，良所愿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⁵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完成

¹ 《唐大诏令集》卷51《陈希烈监秘书省图书制》，第264页。

² 《全唐文》卷298吴兢《上贞观政要表》，第3023页。

³ 《全唐文》卷35玄宗《录开元以来名臣事迹付史馆敕》，第390页。

⁴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92页。

⁵ 《旧唐书》卷134《马燧传》，第3698页。

《通典》二百卷，进献德宗，曰：“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义邦家……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¹李翰为之作序曰：“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申高见发明，以示劝诫。”²《通典》中蕴含着“前事之元龟，足为殷鉴”的思想，德宗览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可以看出，德宗也是经常披阅前朝史书，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宪宗也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功用。元和四年（810年）七月，宪宗“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³，以作为自己施政的借鉴。《唐会要》卷36《修撰》载其事曰：

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得失兴亡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玄宗撰《开元训戒》，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诫权谄，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修政教，十三曰谏田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上自制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屏风六扇于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朕近撰此屏风，亲所观览，故令示卿。”藩等进表称贺。⁴

唐人李绛对此表示赞许，曰：“伏以自古圣王，皆忧勤庶政，未尝不取鉴于前代，致理于当时。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要》，致在坐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以天纵圣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纳直言，犹更参验古今，鉴美恶，朝夕观览，取则而行。诚烈祖之用心，必致贞观之盛理。”⁵“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贖，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⁶

宪宗认为，重视前代历史，可以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学到统治权谋，从而用

¹ 《旧唐书》卷147《杜佑传》，第3983页。

² 《全唐文》卷430李翰《通典序》，第4378页。

³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第428页。

⁴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70页。

⁵ 《全唐文》卷645李绛《奉命进录历代事宜疏》，第6530页。

⁶ 《旧唐书》卷164《李绛传》，第4289页。

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元和十四年（820年），宪宗谓宰臣曰：“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委任，谓所委必尽心，及至临事，不无偏党。朕命学士集前代暧昧之事为谤略，每欲披览，以为鉴戒耳。”崔群对曰：“无情曲直，辩之至易，稍怀欺诈，审之实难。……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¹此外，宪宗还要求大臣们“如有事可备劝诫合纪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缀录，每季送史馆，以为常例”，²并“所冀直言，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让失为虑”。³由此可以看出宪宗对历史藏书鉴戒作用的重视程度。

唐文宗也高度重视历史经验教训，以匡正得失。史载大和中，文宗迁（右拾遗）魏謩为右补阙，同时诏曰：“昔乃先祖[魏征]贞观中谏书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文宗又谓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征，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祸之地矣。”⁴从文宗经常翻阅国史及其虚怀纳谏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文宗积极向太宗看齐，希望从前朝成败得失中获得治国良策，把鉴戒前朝历史经验教训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宣宗承祖训，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绹，使读之。当绹读至“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时，宣宗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宣宗还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⁵。可见宣宗也积极吸取前朝经验教训。

综上所述，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对治理国家的重大鉴戒意义，对国家藏书尤其是史籍藏书的鉴戒价值评价甚高，尤其玄宗时期把国家藏书的价值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可以说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水平是非常之高的。

¹ 《唐会要》卷52《识量下》，第1056页。

² 《唐会要》卷56《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第1129页。参《全唐文》卷62宪宗《令史馆纪时政教》，第661页。

³ 《全唐文》卷645李绛《奉命进录历代事宜疏》，第6530页。

⁴ 《旧唐书》卷176《魏謩传》，第4568页。

⁵ 《资治通鉴》卷248宣宗大中二年条，第8032页。

结 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文化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其中国家藏书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纵观有唐一代，宽松的政治氛围，科举制度的推行，学校教育的大发展及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国家藏书的大发展。

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推行各种有效的政策，积极征集、编著图书，又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校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库藏书，以不同颜色的轴、带、签装帧图书，装潢相当考究，为后代沿袭发展。唐王朝统治者深信国家藏书的蒐存，有助于修齐治平，治国安邦，较之前代更为深刻具体地探究了国家藏书的价值，认识水平很高。尤为突出的是，他们以古为镜，从史籍藏书中积极钻研前代兴亡成败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探求当今治国施政的良方，把国家藏书的价值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

唐朝的国家藏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封建统治王朝以儒学为正宗，唐朝也毫无例外地崇尚儒学，极为重视儒学经典的搜集、整理与编著。除此唐朝也大力扶持宗教文化，在道教、佛教藏书的搜集、整理与编著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唐王朝还积极组织前代史、国史、实录等史书的编修工作，又开创多种新体裁史书，大大推动了唐朝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国家的力量与作用下，唐代国家藏书在文化传播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催化了印刷术的产生，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使图书得到有效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此外，它还提高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整体文化素质和智力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博学多识的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等，对唐王朝贡献极大。

从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发展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经常使人反省与检讨，因而给人以导航，而藏书又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因此只有高度认识到藏书的价值，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才有可能继承各种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利用历史的深沉的忧患意识，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藏书文化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古籍文献：

- 1、《玉海》，（宋）王应麟，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 2、《麟台故事校证》，（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3、《唐大诏令集》，（北宋）宋敏求，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 4、《旧唐书》，（后晋）刘昫等，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5、《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6、《唐会要》，（北宋）王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7、《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 8、《登科记考》，（清）徐松撰，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9、《全唐文》，（清）董浩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10、《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 11、《大唐新语》，（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12、《宋本大唐六典》，（唐）张九龄等，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13、《大唐六典》，（唐）张九龄等撰，[日]广池千训点校，横山印刷株式会社 1973 年版。
- 14、《唐语林》，（宋）王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15、《贞观政要》，（唐）吴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16、《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17、《历代名画记》，（唐）张彦远，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版。

今人著作：

- 1、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
- 2、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3、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文史哲出版社 1997 年版。
- 4、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5、李斌城：《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6、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7、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8、曹 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9、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
- 10、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11、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 12、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13、吴 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 14、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 15、王仲萃：《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1990 年版。

论文：

- 1、刘曼春：《武则天与佛教》，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2、刘玉峰：《说玄宗朝的图书整理与建设》，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3、吴 枫：《关于唐代历史文献的再认识》，载《吴枫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4、[日]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5、瞿林东：《史学家和政治》，载《史学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
- 6、孙永如：《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
- 7、丁建军：《宋朝政府的图书征集述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 年春之卷。
- 8、蔡晓初、谷茂兰：《唐代藏书述考》，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 9、战 英：《唐前期典籍整理与目录学成就》，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年第 3 期。
- 10、单永华：《唐代中央藏书体制管窥》，载《甘肃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
- 11、郑伟章：《唐代藏书机构考》，载《津图学刊》1984 年第 1—2 合期。
- 12、王 派：《唐代图书馆》，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 年第 5 期。

- 13、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载《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 14、杨建华：《唐代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载《陕西图书馆》1987年第1期。
- 15、刘汝霖：《隋唐五代时期的私家藏书》，载《图书馆》1962年第1期。
- 16、程焕之：《隋代官府藏书史略》，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7年第4期。
- 17、黄兆邨：《唐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初探》，载《福建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1期。
- 18、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载《文献》1995年第1期。
- 19、于青来：《唐代的修史和史料工作片断》，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 20、蒋敦雄：《汉唐书厄述略》，载《求索》1986年第1期。
- 21、曹 之：《隋唐五代抄书考略》，载《贵图学刊》1989年第3期。
- 22、葛 光：《隋唐图书馆事业及有关学说的发展》，载《黑龙江图书馆》1985年第1期。
- 23、于桂林：《浅探唐代藏书繁荣发展的几点行政因素》，载《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2期。
- 24、冷一江：《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载《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
- 25、陈其泰：《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历史学》2004年第1期。
- 26、岳纯之：《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27、陈 曙：《论私家藏书》，《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1期。
- 28、杜自南：《略说宋以前官方藏书在古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意义》，《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2期。
- 29、谢保成：《魏征与〈隋书〉的鉴戒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
- 30、赵 俊：《唐初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
- 31、阚红柳：《私家修史刍议》，《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2卷第2期。
- 32、刘文英：《浅议唐代藏书事业》，《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 33、赵长林：《中国藏书“公”“私”互动史论》，《图书馆建设》1999年第6期。
- 34、赵永乐：《唐代集贤殿书院考论》，《南开学报》1986年第4期。

致 谢

本文是在导师刘玉峰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选题、结构构思、资料查找到论文的具体写作及修改，都蕴含了导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与帮助。三年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淡泊的人生追求及正直的品格修养使我受益颇深。谨向刘玉峰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晁中辰老师、刘凤君老师、周晓瑜老师、曾振宇老师、胡新生老师、张熙惟老师、王学典老师、郑群老师、张金龙老师、杜泽逊老师等诸位授业老师，衷心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谆谆教诲。

同时，我要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感谢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辛勤的劳动，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使我取得了很大进步。还要感谢至亲至爱关心照顾我的同学们。我们共同学习和生活，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过得充实且快乐。

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我会永远铭记她（他）们对我的真诚爱护与精神支持。

最后，感谢山东大学对我的培养。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曹操的用人思想》，载陕西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报》2004年第9期，总第391期。